

梨園春秋

奇人張君秋



張君秋儀態上華貴端凝，麗而不邪

京劇一往情深。

張君秋啟蒙老師是李凌楓。李凌楓是外號稱為「通天教主」王瑤卿的弟子，所以張君秋的表演藝術，與「王派」頗有淵源。王對張十分看重，認為他雖跟李學戲，卻早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王瑤卿會對李凌楓說：「我的徒弟，不如你的徒弟。」其對張君秋之激賞之情，由此可見一斑。

張君秋很聰明，轉益多師，兼採眾家之長，又很善於食而化之。後來他又拜向小雲和梅蘭芳為師，戲路大體是「梅派」，而演《漢明妃》、《乾坤福壽鏡》又宗「尚派」。同時他也兼演一些「程派」戲，如《紅拂傳》、《燭影記》，但不是「程派」。

張君秋之所以能名列四小名旦之中，與他學四大名旦之腔而不學四大名旦之味兒，很有關係。比如：在《二進宮》中，「你道他」一句節節高的大腔，一般都會唱成「他啊啊啊啊他」，重疊着往上翻，而張則是按「王派」（也不是完全的王派）使「單腔」，唱成「你道他（拖長）啊啊」，因而能獨樹一幟，顯得特別大氣。

張君秋「倒倉」期特別短，僅數月就完全恢復了，這很令人稱奇。他的嗓音之好真可說是得天獨厚。汪曾祺在北京京劇院工作期間，他就佩服張君秋，稱他「氣力充沛」、「兩碗打滾剛下肚，立馬就『苦哇！』（女起解）」。什麼「飽吹飽唱」，放別人那兒是「真理」，在張君秋這兒則完全沒有這麼一說。

張君秋高中低音全能運用自如，花甲之年唱《女起解》、《龍鳳呈祥》、《望江亭》、《西廂記》，風采依舊，不減當年，這在旦行中是很少見的。「張派」唱腔，不落俗套，雖起伏很大，卻非常甜潤流暢。如《西廂記》裡崔鶯鶯焚香禱告的一段西皮原板，明快中見含蓄，簡捷中見委婉，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人物此時的複雜心情。張的扮相在「男旦」中亦是最有特點的。既像「梅（蘭芳）」又像「荀（慧生）」，儀態上與梅最近，華貴端凝，麗而不邪。而其眉宇間的一股淒厲之氣又與荀慧生中年時的扮相十分相似。

一九六五年，張君秋與馬連良在北京大學演現代戲《年年有餘》。散戲之後，我們一幫學生戲迷跟在陸平校長的屁股後面，要見見台下的張君秋到底是什麼模樣。只見他雙目炯炯，儀態萬千，一邊向汽車走去，一邊優雅地用手絹擦着剛卸完妝的臉。我們都很驚訝於他的皮膚之白、之細，用如今的一句話說，簡直就是一位「帥哥」，而那時他已是四十五歲的人了。

摘自《北京廣播電視報》作者勞斯

潘玉良的藝術與人格

精彩人生

潘玉良的繪畫構圖大膽、色彩豐富，並且在西畫框架中加入了中國元素，那種中西相融的筆韻和線條，形成了她獨特的風格，造就出了屬於她自己的藝術品格。

或許很少有人注意到潘玉良對很多藝術門類都有着精深的造詣。她在法國學過油畫，又到意大利學過雕塑，回到中國又學水墨畫，一生中都在不停的學習創作。遍尋近半個世紀的中國藝術家，已經沒有人能像她一樣，畫素描、畫水墨、精油畫、善白描、又搞雕塑，既了解西方又深入探究中國女性的內心情感。可以說，她是一位跨領域、有抱負的女性藝術家。

潘玉良不論是氣度、修養，還是繪畫技術，在中國近現代女畫家中，無人可比，在男性畫家中，也屬上乘。她的畫風基本以印象派的外光技法為基礎，再融合自己的感受；作畫不嫻，不纖柔，反而有點「狠」的感覺。用筆乾脆利落，用色主觀大膽，但又非常漂亮。面對她的畫總讓人感覺到一種毫不掩飾的情緒，她的豪放性格和藝術追求在她酣暢淋漓的筆觸下和絢爛的色彩裡展露無遺。她與別的西洋畫家所不同的是，對各種美術形式都有所涉及，且造詣很深：風景、人物、靜物、雕塑、版畫、國畫都無所不精。她遊走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揮灑個性、大膽創新，表現自我，取得了獨特的極其賦有個人魅力的難以企及的藝術成就。

其中印象派技術和東方藝術情調是她繪畫演進的兩大根基，由此及彼形成了她藝術發展的軌跡。她喜歡畫裸女、靜物、表面上似乎很接近巴黎畫派，但是單純從題材方面以巴黎畫派來看潘玉良的畫風，其實也是很有問題的



潘玉良的自畫像



潘玉良的作品《花卉》

，她的創作精神和巴黎畫派的沉溺於肉慾的享樂是有很大的差異。巴黎畫派多數在描寫從二十世紀初到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那些中產階級舒適的物質生活和他們對女性人體的審美眼光，趨向於光鮮亮麗的純視覺體驗，普遍缺乏對社會批評的人道主義關懷。

作品表現女性的尊嚴

不論人像畫還是裸體畫，潘玉良對人物的描寫，直指人性。她畫大量的裸體畫是出自於學院派訓練的價值觀和追求藝術精神的本能，其中很少帶有好色的眼光。一九五〇年潘玉良中西合璧的風格已趨成熟，特別是她結合中國筆墨技巧的彩墨畫。

她從學院派油畫的訓練掌握了形體，從野獸派學到了色彩的自由表達，從後期印象派那裡吸收並延續了點描技法，同時融入了中國水墨的筆法和彩墨暈染的氣韻。她的畫，畫如其人，雄壯渾厚，充滿着柔情。

潘玉良的人體畫，具有獨特的風格，她往往先用熟練流暢的黑線勾出人物的造型，然後再點染重彩塑造人體的體感和肌膚的質感。有時候她也用水彩先畫出形體，再用墨線強調姿態的動感。

在構圖方面，她保留了中國畫留白的概念，卻在留白的部分，改用點描或交錯的筆法充滿空間。畫藝成熟以後的潘玉良，寄情於對女性裸體的歌頌，在一具具飽滿的軀體中，看到的是生命的力量和女性自我頌揚的尊嚴。

從一九三七年再度赴歐到逝世時的一九七

七年，她旅居法國四十餘年，始終沒有加入法國國籍。旅法期間她潔身自愛，不同任何畫廊、書商簽約，維持着清苦的生活和獨立的人格。儘管因為她的出身，在國內屢受傷害，心痛欲絕，但在她的心裡還是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回到祖國和親人的身邊。她曾有過三次回國的打算，但都因故未能成行，這也竟成了她的終身遺憾。

三次打算回國未成行

潘玉良為實現豐富人類藝術寶庫的心願，她傾畢生心血和精力，經歷過痛苦的磨練，創造了「融中西畫藝術於一體」的獨特風格，留下了展示她多方面藝術才華的大量作品，除了她擅長的油畫、國畫、白描外，還涉及了版畫、雕塑等多方面。她的油畫借鑒了現實主義、印象主義及野獸派等眾多西方繪畫流派的某些風格和韻味，並融入中國傳統的線描手法，既豐富了西畫的表現手法，又將中國藝術的意境、韻律、詩意蘊藏其中。她構圖大膽而誇張，畫面奔放而深沉，色彩絢麗而寧靜，有着強烈的動感，給人以美的享受。她的國畫一反文人畫的淡雅，充分發揮西畫背景烘染和後印象派的點彩手法，同時又吸收了中國民間藝術的質樸、渾厚、沉靜的氣韻，成功地將中國的筆墨精神和西畫的實體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呈現出特有的審美情趣，真不虧是一代畫魂，被稱為是中國的「女梵高」！

摘自《藝術中國》作者尚晉，題為《世間已無潘玉良》

散文欣賞

我的母親 (節選)

胡適

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借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夜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單背心，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

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我隨口回答：「娘（涼）什麼！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剛說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親從家裡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

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晚上人靜後，她罰我跪下，重重的責罰了一頓。她說：「你沒

了老子，是多麼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的坐着發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進了什麼微菌，後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醫來醫去，總醫不好。我母親心裡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裡發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麼好處給他。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朵裡，她氣得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面質問他，她給了某人什麼好處。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她才罷休。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我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零二、三個月）便離開了她，在這廣漠的人海裡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成語典故

過河拆橋



畫家筆下的「科舉考試」圖

元朝的大臣徹里帖木耳，處理公務精明幹練，善於決斷。有一年他在浙江任職，正逢省城舉行科舉考試。他目睹了這場考試，從官府到考生都花費了許多錢財，並且免不了有營私舞弊的情況。他暗暗下了決心，待自己掌握了大權，一定要促使朝廷廢除這種制度。

後來，他升任相當於副宰相的中書平章政事，便奏告元順帝，請求廢除科舉制度。中國科舉制度自隋唐以來已實行了七百多年，要廢除它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在朝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大師伯顏表示支持，但反對的人很多。有一位御史堅決反對廢除科舉制度，他請求順帝治徹里帖木耳的罪。不料順帝雖然很昏庸，但對廢除科舉制度倒是贊成的。因此不僅不支持那位御史，反而把他貶到外地去當官。不久，順帝命人起草了廢除科舉制度的詔書，準備頒發下去。書還未下達，地位略低於平章的參政許有準，又出來反對廢除科舉制度。他對伯顏說：「如果廢除科舉考試制度，世上有才能的人都會怨恨的。」伯顏針鋒相對地說：「如果繼續實行科舉考試制度，世上貪賊枉法的人還要多。」許有準反駁說：「沒有實行科舉考試制度的時候，貪賊枉法的人也不是很多嗎？」伯顏諷刺他說：「我看中學的人中有用之材太少，只有你參政一個人可以任用！」許有準不服氣，舉出許多當時中學的高官來反駁伯顏。伯顏當然不會改變自己的觀點，於是兩人爭論得非常激烈。第二天，滿朝文武被召到崇天門聽讀皇帝下達的廢除科舉制度的詔書，許有準被侮辱性地通知在班首聽讀。看來，皇帝特意要讓這個反對者將詔書聽得明白些。許有準心裡非常不願意，但又懼怕得罪皇帝遭到禍害，只好勉強跪在百官前列聽讀詔書。

聽讀完詔書後，百官紛紛回府，許有準滿臉不高興地低頭走路。這時有一個名叫普化的御史特地走到他身邊，湊着他的耳朵冷嘲熱諷地說：「參政，你這下成爲過河拆橋的人啦。」這話的意思是，你許參政是靠科舉當官的，現在宣讀皇上關於廢除科舉制度的詔書，你跪在最前面，似乎是廢除科舉制度的領頭人，就像一個人過了橋後就把橋拆掉一樣。許有準聽了又羞又恨，加快步伐離開。之後他藉口有病，再也不上朝了。

華夏風情



維吾爾族少女正在編織地毯

和田地毯歷史悠久，工藝高超，馳名於世，堪稱新疆「地毯之鄉」。

關於和田地毯，有一個傳說：很久以前，和田有個國王，有個如花似玉、天資聰慧的女兒，取名古蘭姆。古蘭姆愛鳥，在庭院花園裡養了許多小鳥，整天給它們餵食飲水，與它們嬉戲逗趣。鳥兒喜歡古蘭姆，只要她在花園出現，鳥兒便不離前後地圍繞她歌唱，慢慢地，古蘭姆聽懂了各種唧唧喳喳的鳥語。

和田地毯的傳說

一天傍晚，國王心情格外爽朗，帶着大臣和家眷侍衛們，到離宮不遠的河邊散步。這時，一群羽翼多姿的鳥兒從身邊飛過，突然間一隻拖着長尾的大鳥，朝國王一個俯衝，幾聲尖叫，振振翅膀飛遠了。國王有些納悶，還從來沒聽過這樣的鳥叫聲。驚訝之餘，國王問大臣：「奇怪，真奇怪！那隻鳥兒問候一聲就飛走了。可朕沒有聽懂它說的什麼鳥話？」大臣趕忙說：「國王！您的寶貝女兒古蘭姆可是博聞多種鳥語，不妨請教一下愛女？」國王點頭示意。國王開口道：「愛女可知那隻叫聲怪異的鳥兒說什麼嗎？」「父王當真想知其然？」古蘭姆反問道。「快說快說，一定是金玉良言！快說給父王聽。」古蘭姆認真地回答：「那隻鳥兒對您說，女子能讓一個國王變成窮光蛋，也能讓一個窮光蛋變成國王！」

聽罷古蘭姆的話，國王很生氣。過了一陣子，國王命令下人找來一個當地最窮的牧羊人，對古蘭姆說：「朕現在就將你嫁給這個窮放羊的。看你是如何用自己的本事把他變成國王！」於是國王就叫人將古蘭姆和牧羊人逐出家園，趕到荒郊野外。

小夫妻倆帶着一對羔羊，在荒野上搭起了一座窩棚，開始他們的生活。春暖花開時，羔

羊長成了大羊，他們把羊毛剪下來，用手搓成毛線，再用各種植物染料染成五顏六色。古蘭姆心靈手巧，用各色毛線織成了各色花樣的飾品，叫丈夫帶到集市上去賣。他們有了錢，羊群不斷擴大，羊毛也越來越多。古蘭姆又讓丈夫用胡楊木做成架子，她利用架子經緯線縱橫交錯地織起來，經過兩個月的辛勤勞動，第一塊以植物和動物為圖案的飾物織出來了。他們將其鋪展在地上，看上去富麗堂皇，精美絕倫。古蘭姆織毯的手藝越來越高，圖案花紋不斷翻新。他們將織出來的毯拿到集市上出售。一條條華麗的地毯令買者交口稱譽，幾年過去了，他們也擁有萬貫家財。後來，人們推舉古蘭姆的丈夫爲國王，希望他帶領大家一起織毯。由荒野遷進城裡的古蘭姆，將自己的精湛手藝傳遍了城鄉。這樣和田城鄉的婦女們個個學會了編織地毯。從此，和田地毯都以「古蘭姆」命名。

一日，成了鄰國皇后的古蘭姆，向父親發出了邀請。父親光臨時，古蘭姆的丈夫身穿王袍，花毯鋪地，以一國之君的身份盛情地接待了他的岳父。此時老國王才相信那怪異的鳥語。一個傳說遠去，如今和田依然盛產「古蘭姆」地毯，產品不僅在當地享有盛名，還遠銷到內地及周邊國家。

摘自《天山網》